

以神巫之名：美狄亚神话的医学人文踪迹

Name of Myth and Witch: Traces of Medical Humanity in the Myth of Medea

郭芷彤 (Guo Zhitong)

内容摘要：美狄亚作为女巫、祭司、医生的三重伦理身份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整体，共同作用于美狄亚这个伦理行为主体，并导向了美狄亚在医学实践中不同的伦理选择。通过对神话情节、生物程序和医学知识的互相比对，发现美狄亚实施的回春术是现代放血的治疗手段的思想实验，而她的“手术失败”含有对当代医学仍有意义的伦理教诲——医学治疗过程受到了医患双方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的干预。医疗技术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医学伦理的发展也同样重要，高超的医疗手段能否生效也取决于它究竟被掌握在谁的手中。

关键词：美狄亚；伦理身份；巫医；放血疗法；医学实践

作者简介：郭芷彤，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后人类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

Title: Name of Myth and Witch: Traces of Medical Humanity in the Myth of Medea

Abstract: Medea's tripartite ethical identities as a witch, priestess, and physician form an interconnected, interactive, and permeable whole, influencing her ethical selection in medical practice. By juxtaposing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biological processes, and medical knowledge, it reveals Medea's rejuvenation ritual as a thought experiment akin to modern blood-letting therapy. The failure of the operation in the Medea myth contains ethical lessons that are still relevant in contemporary medicine, highlighting the ethical awareness and selection of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Whi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medicine are crucial, this analysis underscores the parallel importance of medical ethics. Mastery of advanced medical techniques hinges not only on their technical prowess but also on who wields them.

Keywords: Medea; ethical identity; witch doctor; blood-letting therapy; medical practice

Author: Guo Zhitong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posthuman stud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gzt720@163.com).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能够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而不是在远离历史现场的假自治环境中评价文学¹，因此“神话时代的医学是何面目”这一问题要在进入美狄亚神话的具体论述之前廓清，本文通过引入一场1867年巴黎人类学会会议上对秘鲁人颅骨钻孔术的讨论来尝试解决以上问题。首先，人类学家们发现，“（当时）成功的钻孔术可以移除头盖骨中的骨片，不损伤脑组织本身”（玛格纳 11），这说明史前的外科手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精密性；其次，虽然颅骨钻孔术这种手术的使用频率目前还难以通过技术检测出来，但史前人类颅骨上陈旧性、已愈合的颅骨钻孔可以证明这个外科手术在人类身上成功实践过，且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止进行一次，这说明这种手术既可能出于巫术或宗教目的，又可能出于人类现实健康需要。

基于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上述分析，本文将神话时代的医学状况总结为三个“合一”：首先，身份的合一，即巫师、祭司、医生三种身份的合一。根据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Sigerist）的考证，到了希罗多德的时代，专科医生才出现，所以神话时代是一个尚未医学专业化、医学职业化的时代，当时的人类所持有的治疗经验中往往杂糅着巫术与医术。²其次，手段的合一，当时人类的治疗方法既是巫术实践，又是医学实验。西格里斯特曾指出过希腊语词“阿斯克列皮阿德”（Asclepiades）背后的深刻含义，“一方面，指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祭司，他们的医术纯粹是宗教上的法术；另一方面，有一个学派的医生也自称为阿斯克列皮阿德斯，他们以为自己是健康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后裔”（西格里斯特 259）。从这个希腊语词的多义用法中可以归纳出早期医术与巫术的合一。再次，目的的合一，当时的治疗既然多次在同一个人身上被使用，那么就说明它既可能出于宗教目的，又可能出于实际身体需要。

上文对史前医学状况的回顾，构成了向美狄亚神话中探求医学人文踪迹的前提。以往的研究往往从性别伦理、家庭伦理等角度对美狄亚这个神话人物进行分析，美狄亚作为一个弃妇、一个母亲的伦理身份遮蔽了其伦理身份的多元性。“只有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理论才能把我们从传统的伦理羁绊中解脱出来，才能从科学的视阈认识和理解人文”（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563）。结合科学人文的跨学科视角，回到当时的伦理现场，我们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美狄亚的行为不仅仅是从一个弃妇、一个母亲的伦理身份出发的伦理选择，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医学以及生命科学的知识，重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2 参见 亨利·E·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朱晓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第259页。

新认识美狄亚神话，将美狄亚还原为一个站在巫术、魔法和医学交汇处的治疗者，从医学人文、科学人文等非传统视角重新理解她的伦理选择与伦理实践，重启神话对于当代医学乃至医学伦理的思想实验意义。

一、重释美狄亚的伦理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¹，美狄亚的医学实践也源于她的多层伦理身份。根据家族谱系来说，美狄亚是埃及岛女巫喀耳刻的侄女，所以美狄亚的第一重伦理身份是从家族继承而来的女巫身份，这是众多神话编纂者达成的共识。

同时，美狄亚的女巫身份也引出了她的第二重身份，即女神赫卡忒的女祭司。赫卡忒总是和夜晚、魔力和巫术联系在一起，更是保护女巫的夜间女神，所以美狄亚的行动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对赫卡忒的祈祷和祭仪。比如在《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中，当美狄亚要帮助伊阿宋制作灵药时，她说“如果一个人午夜十分向德墨特尔的独生女献祭后将这灵药涂在身上，那么他既不会被任何武器的攻击所伤害，也不必怕熊熊的火焰”（127）。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赫卡忒与珀耳塞福涅混在一起，成为地狱和死者之神²，所以此处的“德墨特尔的独生女”应该指的就是赫卡忒。美狄亚向伊阿宋等人复仇前，她再次明确地祭拜了赫卡忒：“我凭那住在我闺房内壁龛上的赫卡忒，凭这位我最崇拜的、我所选中的、永远扶助我的女神起誓：‘他们里头决没有一个人能够白白地伤了我的心而不受到报复！’”（欧里庇得斯 100），这些情节共同构成了对美狄亚的祭司身份的推测。

基于此，再来重读美狄亚谋杀兄弟阿普叙托斯的情节，便会发现美狄亚所作的伦理选择是身为赫卡忒祭司的伦理身份主导的。谋杀兄弟是美狄亚第一次触碰了严重的伦理禁忌——骨肉相残，但几乎美狄亚神话的讲述者都对这场杀戮的原因含糊其辞，《阿尔戈英雄纪》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美狄亚》（*Medea*）中，都未提及杀害弟弟并将其肢解的原因。如果将《阿尔戈英雄纪》中对伊阿宋、美狄亚谋杀兄弟的含糊其辞与其献祭情节的讳莫如深结合起来，似乎可以勾勒出这场杀戮的轮廓：

美狄亚让他们靠岸，好向
赫卡特献祭。但愿没有人知道
那少女为献祭做了什么准备，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根据《俄耳甫斯教祷歌》中译者吴雅凌的考证，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赫卡忒与珀耳塞福涅的形象开始混杂在一起，成为了地狱和死者之神，参见《俄耳甫斯教祷歌》，吴雅凌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7页下注。

但愿我的心中也没有将其咏出的灵感，
因为我不敢把它讲出。（157-158）

英雄伊阿宋将死尸的手足砍下，然后三次
舔掉伤口上的血，再三次把污血从齿缝中吐出，
这是阴谋杀人者应当做出的一种补偿。然后，
伊阿宋把那瘫软的尸体埋入地下。（165-166）

伊阿宋在面对龙牙武士前，也曾呼求女神赫卡忒帮助自己通过考验，所以他和美狄亚应该同为赫卡忒的信徒，如果再结合他们残杀兄弟的过程所透露出的仪式性，便不难将他们的谋杀与某种祭仪联系起来。此时美狄亚谋杀兄弟的伦理选择来源于她伦理身份的变化。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ethical confusion*），而陷入伦理混乱的美狄亚破坏了原有的伦理禁忌，最终造成了弑弟的悲剧。这种推断思路不仅适用于美狄亚这时的伦理选择，还适用于美狄亚后来的种种伦理选择。

不过，美狄亚的很多行为以及行为带来的后果已然超出了巫术的范围。因为在西医的正式出现之前，各种文化中的萨满或巫师通常扮演着治疗者的角色。“强大的疾病危机是萨满启蒙仪式的重要经历”（哈利法克斯 8），这一群体往往都是在遭遇了强大的疾病危机并完成了自我治疗之后才能获得超自然的能力，当萨满或巫师完成了身份转变后，也会将自己的治疗经验与整个部落或群体共享，于是巫的身份自然而然与医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因此，本文认为美狄亚的第三重也是最深层的伦理身份是一个以神巫之名行治疗之实的治疗者。

美狄亚就像她所代表的女神赫卡忒一样，拥有着“三相一体”的伦理身份特征：第一重是女巫；第二重是赫卡忒的女祭司；第三重是医生，这三个重要的伦理身份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整体，时而分别、时而共同地作用于美狄亚这个伦理行为的主体，并导向了不同的伦理行为和伦理实践。

二、重启神话的生物程序与知识意义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指出，“巫术是深深地被夹杂在知识与实用技艺里面，表面差不多”（53），巫术身为知识与实用技艺的子集，其中有一部分拿到了科学领域的入场资格。本文接下来试图通过美狄亚神话的三个方面来论证神话情节、生物程序和医学知识之间的互洽发现潜藏于美狄亚神话中的生物景象与知识基础。

在美狄亚实施放血治疗之前，曾有版本称，埃宋在被珀利阿斯篡位后，“他请珀利阿斯允许他自我了断，珀利阿斯同意了，于是埃宋饮下公牛血后身

亡”（罗伯特·格雷夫斯 1047），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希腊“公牛的血被认为有剧毒”（罗伯特·格雷夫斯 282）；与此同时，另一版本称，埃宋未死，“美狄亚先抽掉了他身上衰老的血，然后通过一种神奇的灵药（一说指牛血）恢复了埃宋的青春”（罗伯特·格雷夫斯 1049）。这些神话版本看似互相矛盾，但一旦并列起来便会引导人们兼看“硬币”的两面——一面指向了牛血的药性，一面指向了牛血的毒性，不同的神话版本共同表征出了既互补又互斥的知识意义，由此也保证了这个神话故事的多个版本没有合流，均得以流传至今。

人们对牛血的药性的认识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动物志》中曾记载过，“牡牛的血凝结最速”（130）。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一知识被正式发展成一整套的医学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凝血酶是从猪或牛等血液中提取精制而成的一种生化制剂，是一种天然的局部止血药”（钱珊珊等 346）；然而正如美狄亚神话故事中所反映的，牛血也有其毒性，可能对人类身体造成致命性伤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曾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牛源凝血酶已被证明在人类接触后会诱导强烈的免疫反应，容易增加病人罹患血栓、严重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异常出血的风险”（Achneck, et al 221）。上述的医学知识恰好暗合了神话情节，这一交集时刻提醒着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回溯神话来重新还原人类早期的医学知识结构。

不同版本的美狄亚神话中普遍包含着一个关键的情节，即是在美狄亚与伊阿宋初识之际，美狄亚为了保护伊阿宋免受袭击制成了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之药”。灵药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当雄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时，普罗米修斯体内珍贵的伊科尔（或称“灵血”）就会滴落并滋养一种罕见的开花植物，美狄亚正是从开花植物的黑色汁液中“提纯”并“合成”了“普罗米修斯之药”。这样的神话情节再次将文化现象与生物性先天条件统一到同一个问题域内，基于这样的神话情节，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美狄亚选中了番红花来入药？为什么宙斯要让鹰来啄他的肝脏，而不是其他的内脏？继而为什么美狄亚要从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和植物所生成的灵血中提纯药物？这一系列问题并未在神话研究界得到过应有的关注，本文认为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早期人类对于植物药用和肝脏再生功能的生物学认知痕迹，我们需要跨时空地结合史前“大科学”的知识谱系以及现代医学、生物学知识才能合理地定位和评价美狄亚的相关神话情节。

首先，就“普罗米修斯之药”的原材料来说，番红花原产自欧洲南部至伊朗，拥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它在古希腊、古希伯来人眼中是最为可靠的止痛药。2014年，萨马尔（Samarghandian S）的科研团队从番红花中提取有效成分并合成了一种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药剂¹；博斯巴蒂（Boskabady MH）等

1 参见 Saeed Samarghandian and Borji Abasalt, “Anticarcinogenic Effect of Saffron (Crocus Sativus L.) and Its Ingredients,” *Pharmacognosy Res* 2 (2014): 99-107.

人也进一步提出了番红花对于人体的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作用¹；而郭洪耀团队做的烧伤大鼠实验得出了番红花素的应用可以促进创面皮肤伤口愈合并减轻疼痛的结论²，这更是进一步验证了神话中伊阿宋凭借美狄亚的灵药得以制服喷火公牛的合理性。以上的当代医学、生物学实验结论有力地说明了美狄亚神话书写中可能暗含着自然的、生物的、药理的问题，本文也是从植物的药用价值中找到了神话情节何以如此的根源。

其次，就为何宙斯惩罚与美狄亚制药的矛盾核心都集中于普罗米修斯的肝脏这一问题来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惠利健曾指出，“哺乳动物的大多数组织器官都缺乏再生完整器官的能力，但肝脏是个例外。在极端情况下，肝脏被切除高达 70% 后，残余的肝组织仍然可以在 2 周左右的时间内再生出整个肝脏器官来（尽管其外观的大体结构并不能被再生出来）”（28）。基于现代医学、生物学对肝脏再生能力的新认识，有关普罗米修斯肝脏的相关问题便迎刃而解了，美狄亚或许就是出于对普罗米修斯肝脏再生能力的认知才选取它作为自己提纯灵药的原材料。由此观之，神话不仅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机制而运作的，人类的生物程序、相关的生物学知识与经验也曾经作为神话的重要参照系。

本部分要着重论述的最后一个方面仍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神话中的美狄亚在向珀利阿斯说明自己的“医术”高明时，为什么要以羊作为唯一的实验动物呢？其实，在最初的医学实践中，“巫师还可能通过打断一只鸡的腿，然后对这只不幸的家禽施以治疗等象征性行为来鼓励病人”（玛格纳 17），这种做法是原始思维中相似律的具体呈现，羊在美狄亚的医学实践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美狄亚以实验样本（羊）的成功案例来鼓励珀利阿斯，旨在获得患者（珀利阿斯）以及患者家属（珀利阿斯的女儿们）的信任，这不仅符合叙事逻辑，也符合现代医学临床前的基本流程，一项临床新技术的开展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从动物实验到人体实验的过程，美狄亚选取羊作为实验动物，揭示了从原始医学到现代医学的连续性，而本文对这个情节的关注也大大地提前了羊作为医学研究实验动物的历史。当神话成为了医学、科学的对照组，羊不仅成为了这两组实验中跨文化、跨时空的常量，也成为了神话、医学、科学乃至科幻中的常量，我们便不禁要继续追问为什么是羊成为了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牺牲品？

从文化上来讲，替罪羊似乎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大文明共享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到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再

1 参见 Mohammad H Boskabady and Tahereh Farkhondeh,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Crocus Sativus L. and Its Main Constituents,” *Phytother Res* 7 (2016): 1072-1094.

2 参见 郭洪耀等: “番红花素促进烧伤大鼠的创面愈合与减轻疼痛”, 《临床与病理杂志》3 (2020): 571-577.

到王明珂¹，将神话、传说中的替罪羊机制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已经并不罕见，不过本文借助现代医学的视角为神话中的替罪羊现象找到了现实的原因：在现代医学、生物学实验中，最常用的实验动物就是小白鼠和羊，运用小白鼠是因为它是成本最低的哺乳动物，而羊则是常见的具有“经济适用型”的大型哺乳动物，一方面它的经济成本要低于猿类；另一方面医学实验最终还是要应用到人类身上，自然要选择各种反应接近人类的动物。与其他饲养成本低的动物相比，羊的内脏尤其是心肺器官的大小与人体器官大致相似，所以羊的药理、生理反应相对更接近于人类，因此无论是神话时代还是科学时代，作为很早就被人类成功驯服的哺乳动物，羊都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最常见的牺牲品。

基于对美狄亚神话有关情节的回顾，我们不仅能找到一些生物学、医学的踪迹，还能发现早期人文、生物与医学的微观交汇。原始先民孕育的神话将生物程序变形为一种叙事，将生物上的、医学上的知识变形为神圣的观念和公共的仪式，但杰克·古迪（Jack Goody）认为，“神话有很多叙述成分，但叙述的重要性却被神话（与神话学）收集者严重夸大了，他们经常刻意向应答者询问故事内容，却并不关心这种记诵文的哲学、神学与知识意义，这是过去常犯的错误”（123）。诚然，神话情节并不是生物程序和医学知识的“单向镜”，人类早期对生物程序和医学治疗的认知会影响神话情节的塑造，同时，神话情节也能将原本铭写在人类脑文本（brain text）中不易保存的原始医学经验与生物知识保留下来，下面我们就深入到美狄亚的医学实践当中来重思美狄亚神话中的医学伦理。

三、重思美狄亚的医学实践与伦理选择

聂珍钊在分析美狄亚的杀子行为时说，“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评价杀子复仇这个基本事实，而且更要探讨美狄亚杀子复仇的原因和理由”（《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3），此思想进路和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分析美狄亚的其他行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狄亚的回春术（返老还童术）。美狄亚使用回春术的故事发生于她与伊阿宋返乡之后，伊阿宋背叛她之前，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而这个故事的最后以埃宋成功返老还童、而珀利阿斯手术失败死去而告终。埃宋是美狄亚运用回春术的成功案例，诗人奥维德（Ovid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将这个过程记述得比较详细：

1 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基于对欧洲早期神话、宗教文本以及文学作品中替罪羊现象的解读，提出了替罪羊理论及机制，他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的迫害与排斥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心理和文化机制；生物文化学者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则从生物学与进化学的角度揭示了替罪羊现象背后的生物选择机制；2021年，中国学者王明珂发表了学术专著《毒药猫理论：恐惧与暴力的社会根源》，基于对本土的毒药猫传说与迫害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与替罪羊相平行的毒药猫理论以分析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暴力，以上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是学界针对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替罪羊现象的分析。

（美狄亚）割断了老人的喉管，让衰老的血液流尽，用釜中药汁灌进他的血管。这药汁一半从埃宋的伤口灌注进去，一半从嘴里喝进去，立刻他的苍白的须发又变成漆黑，人也不瘦了，苍白憔悴的面容也消失了，深凹的皱纹也被新肉填平，四肢宛似少年那样健壮。埃宋心里充满了惊讶，根据他的回忆，这是他四十年前的景象啊。（136）

概括一下美狄亚的治疗方法，即是以放血、输血来重振老年人的生命活力，这种做法就是在医学历史上曾经长久而真实地存在过的放血疗法。放血疗法是一种通过放血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的治疗方法，也是医学的重要起源之一，普遍见于古中国、古埃及、古希腊以及古印度。当（原始）宗教出现后，放血疗法开始逐渐融入相关的教义，“那时的人们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因素引起的，是对他们产生邪恶念头的惩罚，想要解除病痛就必须通过放血来驱逐他们体内的恶魔”（Thompson 90），放血疗法的发明也成为了当时巫师与医生身份重合的契机。放血疗法在古希腊得到了快速发展，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为这一疗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疾病是机体内部四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的平衡出现紊乱所致，“血液过多即是病因之一，而放血疗法恰好能够排除多余的血液”（Orosz 227）。根据美狄亚神话的描写，她对埃宋和珀利阿斯实施的放血疗法属于放血量巨大的动脉放血，也无形中增加了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可能的风险。

与埃宋相比，埃宋的弟弟——篡位的珀利阿斯，便不如他的哥哥那般幸运，成为了美狄亚放血疗法的失败案例。本文认为，究其原因有二：首先，这与放血疗法本身的风险性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放血疗法仍处于早期实验阶段，主要以动脉放血的形式进行，治疗与测量的标准化与精确度都没有足够的保证，所以这场实验的失败情有可原；其次，更重要的是，“任何治疗手段的成功都是依靠社会、心理、药理和生化因素的结合”（玛格纳 16），作为一个医生，美狄亚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伦理选择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美狄亚还未遭遇背叛，她与伊阿宋的夫妻关系也尚未破裂，面对曾经篡夺其夫王位的珀利阿斯，她作为妻子的伦理身份驱使她放弃了她治疗病人的责任和义务，“故意略去了一些关键的咒语”（罗伯特·格雷夫斯 1050），最终造成了珀利阿斯的死亡。毫无疑问，珀利阿斯事件是一场成功的报复，但同时也是一场失败的手术。

从美狄亚实施的放血手术可以窥见神话时代医学与人文的关系样态，美狄亚的放血疗法既是巫术仪式的一部分，恰恰又是原始医学的一部分，当时的巫术实践自然而然地与医学实践相重合。若我们将美狄亚神话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重组，会发现美狄亚的神话是由多次思想实验构成的，尤其是医学方面的思想实验。或言之，美狄亚神话是对当时的巫医探索放血治疗的变形

书写，这种治疗手法依附于神话，最初以脑文本的形式铭刻、存储在先民的头脑当中，后又经语言转化以及伦理过滤和重组，变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美狄亚神话。

2005年，伊莲娜·康博伊（Irina M. Conboy）和迈克尔·康博伊（Michael J. Conboy）的研究团队将美狄亚的回春术在年轻和年老的老鼠身上进行了实践，该团队在实验中发现，“将幼鼠血液注射到老年小鼠体内，可以使因衰老而活性下降的老年小鼠细胞恢复活力”（760-764），这个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美狄亚的回春术或许存在一定的合理性。2014年，另一个研究团队进一步从实验数据中得出结论，“老年小鼠在晚年注射年轻血液可以改善认知功能”（Villeda, et al 659-663）。2022年，康博伊的研究团队又公布了新的发现，在年轻老鼠体内循环年老老鼠的血液可以加速年轻老鼠的衰老¹。以上的实验共同表明，美狄亚的回春术正在成为一种现实有效的治疗方法。现实中的科学进展使美狄亚神话中的情节变得可见、可信的同时，也激发了美狄亚神话在当代的新任务，人们一直渴望实现的回春术不仅于美狄亚神话中被提出，还能在其中被讨论、被反思。

从美狄亚神话的时代开始，医学治疗就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了医患双方伦理意识与伦理选择的干预，医疗技术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医学伦理的发展也同样重要，高超的医疗手段能否生效也取决于它究竟被掌握在谁的手中。因此，我们需要“使医疗保健人性化，优先考虑医学上的伙伴关系”（Thornber 475），否则珀利阿斯的悲剧将在未来重演。

本文是将美狄亚神话引入医学人文跨学科领域的一次尝试，原先的美狄亚往往是作为一个弃妇的伦理身份被读者看见，遭受背叛而向丈夫、儿子复仇是她的伦理主线，但本文通过回到当时前科学、前人类的历史现场，起底了美狄亚的多重伦理身份，还原了潜藏于当时古老经验之下的原始生物知识图景，归纳出美狄亚神话情节与生物程序、医学治疗过程的契合，解构了原有的针对美狄亚神话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让美狄亚的故事从家庭伦理、女性悲剧走向了更广阔的论域。总之，美狄亚神话为人类增强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反思性话语，如何避免治疗者成为伦理两难的美狄亚，如何避免患者在追求青春与不朽的过程中重演珀利阿斯的悲剧，将成为美狄亚神话在当代延伸出来的新问题。

Works Cited

Achneck, E. Hardean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opical Hemostatic Agents." *Annals of Surgery* 2 (2009): 217-228.

1 参见 O. H Jeon et al., "Systemic Induction of Senescence in Young Mice after Single Heterochronic Blood Exchange," *Nat Metab* 4 (2022): 995-1006.

- 阿波罗尼俄斯：《阿尔戈英雄纪》，罗道然译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
[Apollonios. *Argonautica*, translated and noted by Luo Xiaoran. Beijing: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2011.]
-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Aristotle. *Zoography*, 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Boskabady, H. Mohammad and Tahereh Farkhondeh.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Crocus Sativus L. and Its Main Constituents.” *Phytother Res* 7 (2016): 1072-1094.
- Conboy, M. Irina et al. “Rejuvenation of Aged Progenitor Cells by Exposure to a Young Systemic Environment.” *Nature* 433 (2005): 760-764.
- 欧里庇得斯：《罗念生全集·第三卷：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uripides.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o Niansheng vol.3: Six Tragedies of Euripides*, translated by Luo Ni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Goody, Jack. *Myth, Ritual and the Oral*, translated by Li Yu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4.]
- 罗伯特·格雷夫斯：《希腊神话：完整定本》，席路德、王璐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
[Graves, Robert. *The Greek Myths: The Complete and Definitive Edition*, translated by Xi Lude and Wang Rong.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22.]
- 郭洪耀等：“番红花素促进烧伤大鼠的创面愈合与减轻疼痛”，《临床与病理杂志》3（2020）：571-577。
[Guo Hongyao et al.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Crocetin Promotes Wound Healing and Reduces Pain in Burned Rats.”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Research* 3 (2020): 571-577.]
- 简·哈利法克斯：《萨满之声：梦幻故事概览》，叶舒宪主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Halifax, Joan. *Shamanic Voices: A Survey of Visionary Narratives*, mainly translated by Ye Shuxian. Xi'an: Shaanxi Normal UP Co. LTD, 2019.]
- 惠利健：“普罗米修斯之火——肝脏再生和研究范式转换”，《世界科学》10（2020）：28-30。
[Hui Lijian. “Promethean Fire—Liver Regener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in Research.” *World Science* 10 (2020): 28-30.]
- Jeon, O. H et al. “Systemic Induction of Senescence in Young Mice after Single Heterochronic Blood Exchange.” *Nat Metab* 4 (2022): 995-1006.
- 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刘学礼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Magner, N. Lois. *A History of Medicine*, mainly translated by Liu Xuel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 科学 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Li Anzhai. Beijing: China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6.]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Orosz, J. Joel. "A Short History of Bloodletting." *Artificial Organs* 3 (1981): 226-228.

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Ovidius. *Metamorphoses*, translated by Yang Zhouh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钱珊珊等：“牛凝血酶的制备研究”，《中国生化药物杂志》6（2006）：346-348。

[Qian, Shanshan et al. "Preparation of Thrombin in Bovine Blood." *Chinese Journal of Biochemical Pharmaceutics* 6 (2006): 346-348.]

Thompson, E. Ethel. "Primitive African Medical Lore and Witchcraft."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 (1965): 80-94.

Samarghandian, Saeed and Borji Abasalt. "Anticarcinogenic Effect of Saffron (*Crocus sativus* L.) and Its Ingredients." *Pharmacognosy Res* 2 (2014): 99-107.

亨利·西格里斯特：《人与医学：西医文化史》，朱晓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

[Sigerist, E. Henry. *Man and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Zhu Xiao. Beijing: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Thornber, L. Karen. *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Care*. Leiden: Brill, 2020.

Villeda, S. et al. "Young Blood Reverses Age-related Impairments 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ynaptic Plasticity in Mice." *Nat Med* 6 (2014): 659-663.